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经验与原创

——2012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经验与原创

——2012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验与原创—2012 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4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354—6573—3

I. 经… II. 华… III.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I2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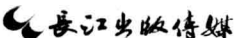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498 号

责任编辑: 刘兰青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30 毫米×1050 毫米 1/16 印张: 47.62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626 千字

定价: 7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卷首语

李俊国

新时期文学 30 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全面开放、转型共生,是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多方位敞开、交流而展现出新的热情和创造力,让当代文坛呈现出缤纷而复杂的文化景观。作家辈出,精品纷呈,同时也鱼龙混杂,一度出现人文精神的危机;然而一路走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显出从觉醒期的稚嫩到“文学经典化”的气象与态势!——借用恩格斯形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

正是鉴于新时期文学 30 年生动繁荣的时代要求,2012 年 3 月,华中科技大学与湖北省作家协会联手合作,共同组建并成立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女士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俊国、蒋济永,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晓晖任中心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定位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拟在 5 年时间内,采用“驻校作家”方式和“文学春讲”、“文学秋讲”形式,聘请当代著名作家和著名文学批评家进驻中心,就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实践的相关文学问题,当代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相关前沿的、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展开诸如文学讲演、学术对话、理论研讨等系列而立体的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中心邀约聚集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力量,合力攻关。以当代著名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多种学术研究路径,展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

2012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6 日,中心邀请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先生进驻华中

科技大学并开展“2012 文学春讲”系列活动。本卷文字是“2012 文学春讲”活动的学术精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工程的首期成果之一。

整卷分四个栏目:这里有作家张炜关于创作资源、文学语言和公民写作的深度思考,也有评论家张新颖教授关于读书和中国本土作家叙事传承影响的研究;还有评论家们对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中“中国经验”是否存在的辩论,以及作家艺术原创的思考;更有关于语言神性和作家张炜作品中语言表达、诗意的追问。最后一部分主要侧重对张炜《你在高原》的结构与意蕴、整个创作诗意与反讽的表现特色、《家族》叙述与情感节奏、《九月寓言》的象征意蕴,以及对《无边的游荡》的多义性的多重解读。重在对张炜代表性的小说进行文学本体研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的工作,刚刚起步。衷心感谢来自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关爱与呵护;期待读者的真诚交流与真挚批评。

目 录

卷首语/001

一、张炜、张新颖演讲录

张炜：另一种资源/3

张炜：安静的故事/23

张炜：谈谈语言/39

张炜：谈谈公民写作/51

张新颖：读书有意思/64

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76

二、喻家山文学论坛纪要与论文选载

论坛纪要：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文学原创
——以张炜创作为例/95

於可训：“中国经验”：存在与可能/120

王先霭：文学与本土经验之表达/127

刘川鄂：珍视现代中国文学经验/133

蔚蓝：张炜介入中国经验的两种书写形态/141

王乾坤：关于寻根：谈张炜《精神的背景》/149

三、文学对话与作家访谈

语言与表达

——张炜与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教师的座谈/157

读书与我的创作

——张炜与华中科大研究生座谈/184

对诗意表达的追问与辩护

——张炜访谈录/206

四、作家作品经典化研究专辑

李俊国：以无边的“游荡”趋向精神的“高原”

——张炜小说《你在高原》的结构性解读/235

梅兰：论张炜长篇小说的诗意与反讽/249

蒋济永：《家族》的叙述方式、构造及其意义/267

刘颖：生存真谛与精神家园的诗意象征

——张炜《九月寓言》文本意蕴解读/283

田蕾：游荡与诗意的追寻

——读张炜的《无边的游荡》/292

胡雯：张炜研究综述/303

张炜文学创作活动年表/323

后 记/341



张新颖

壹

张炜、张新颖演讲录



另一种资源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张 炜

谈到“另一种资源”，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能源紧缺，怎样寻找新的能源等。不，这里还是关于文学的一个话题。因为文学创作也需要能量，需要资源，就这一点说，和其他的工业生产、物质创造没有什么两样。

只要尝试过文学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作者需要一种讲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他心中要有许多东西可以写出来，所以最好拥有深长的个人阅历，经历的事情要多。经历与知识之类，好比机车的燃料，缺少了它，“文学之车”就走不远。比如有的作家写得很多，有的则写得很少；有的刚开始时呈现出一种“井喷”现象，生猛饱满，但是不久就没有力量了。造成这些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肯定有个“原料”储备的问题。

说到“原料”，这里是不是平常说的“生活”？因为大家知道，年轻作家的创作一旦陷入困境，没有后劲了，老作家就会教导他们“深入生活”，仿佛这是一剂永远有效的灵丹妙药。这样理解“资源”固然有道理，但是今天讲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单纯指平常所说的那些“生活”，也不仅仅是向书本学习。比如说我们读中文系，就是通过老师和教科书学习技能，掌握方法，积累与文学有关的大量知识，这些当然都是必须的。

今天一谈到文学写作，谈到学习与发表，有人认为和过去大大不同了，一切都变得相对容易和方便了。理由是发表的园地增加了许多倍，可

资借鉴的东西已经特别多了——打开网络就能看到大量消息，翻一翻报纸也可以知道很多故事，电视上有那么多的大片、电视剧。总之可以利用的材料太多了，随便抓过来一些就可以为我所用，比如编织一个差不多的故事，模仿和嫁接一个过得去的作品，都很方便。现在的文学写作的确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几乎人人可以动笔，个个可以发表。“作家”这个职业已不是什么稀罕之物，积累很大的文字量以至于“著作等身”似乎也很容易。

可是另一方面，更真实的情况是，文学在极度“繁荣”的同时却呈现出一种萎缩和颓败。这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四处蔓延的各种虚构文字见怪不怪，最后谁都不太关注了，一些出版物已经远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了，实际上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假如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真的是这样，那么真的会成为一个民族的悲哀。当今的“文学”就在这种所谓的普遍化、平均化的文字衍生和泛滥中，逐渐地退出和消失。这是我们谁都不愿看到的、令人遗憾和痛苦的现象。

不过，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更深入地分析这些文化和文学的现象，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我们常常更多地看取表象，把一般化的写作等同于文学写作，就是说在文明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混同于深邃精致的专业创作。它们二者既相联系，但仍然还有区别、有极大的不同，比如有不同的专业标准和要求，实在不能作等量观。

进入数字时代，我们许多人第一次有了一点可能，可以比较随意地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文字，包括文学作品。除了网络还有那么多小报杂志，它们总要装满自己的版面。每天的报纸刊物都是一大叠印出来，摆满了书摊。这从发表和传播的角度看，无论如何都是增长和扩大，也是尝试写作的有利条件。所以只有到了数字时代，才稍稍地具备了这种大众写作的可能性。我们算是迎来了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文学生活，能够提笔写作，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条件。

当一种事物在相当多的人那儿、在广泛的民众里面蔓延，以至于成为一个常态的时候，也会伴随着另一种问题了。比如文字的质量，参与者的

基本人文素质的参差不齐等等。人们在这种极为广泛的参与中会觉得眼花缭乱，进而忽略一般的社会性写作和专业写作的界限，并对整个的文学艺术品质产生了一些误解。实际上能够代表一个时期文学艺术水准的，永远是一小部分作品，那应该是具备相当高的指标的，这个不会改变。比如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创作，任何时期都有特别精微和复杂的一些要求。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专业意义上的“雅文学”写作，话题慢慢收缩到这个比较小的范围里，来讨论文学的问题。这里说的是怎样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这种工作需要怎样的准备。与一般的业余爱好不同，这种工作必须经历特别丰厚的积累阶段。既然是积累和学习，那么今天似乎很容易从各种传媒上获得的那些资料信息，它们对于文学写作会有多大的帮助？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好处肯定会有，但更大的可能是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说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在虚拟的世界里，而多少省略了、忽视了实际的生存投入，废弃了必要的实勘和研究。被虚拟生活所簇拥和改造的一种“现实”，每时每刻都在影响我们，久而久之就成了被感受主体深深认同的一种“实在”，这是可怕的。而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现实”，也有许多只是从虚拟的东西演化模拟过来的。

现在的文学阅读，让人有普遍的不满足感：每打开一本杂志一本书，总觉得上面的文字口吻都差不多，气息也差不多，真正给人耳目一新的、有点陌生感的东西少之又少。造成这些的主要原因，就是写作者接受了大致类似的虚拟生活，共同生存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他们的经验都差不多，感受都差不多，都来自传媒。这些作品的讲述还会让人想到电视剧，或者是一些好莱坞大片的套路。这些文字所描绘和构画的一个个场景似曾相识，结构方法也就是那么多，什么起承转合，人物类型，包括语言，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具体要从哪个底本里找到对应物也不一定——主要是气味和气息相似。这更可怕。这虽然还不能简单地说是抄袭和照搬，但这种因袭对文学写作而言却是更加糟糕的事情。写作者过分依仗了相同的信息途径，它们大致上来自那些二手第三手的东西。

这样的结果是，除了内容和气息的相同，最不祥的是真正属于个人的喜悦和痛感的丧失。虚拟之物成了情感的源头，这就从根本上抽掉了创作

的基础。个人的爱与痛是最大的写作资源，一个写作者一开始难免文笔生涩，技术层面显然不够成熟，但作品却有可能令人感动。所以有的作家往往在年轻的时候，在他刚刚开始的一部作品里让人印象深刻——他投入了真挚的、淳朴的、来自生存实际的情感；而当他变得相当熟练了，成为所谓的“行家里手”而沾沾自喜时，情感也就变得稀薄了——这时候他丧失的其实是最大的资源。

二

可见文学不完全是，或主要不是什么技术的问题、知识的问题，尽管它们对写作者也的确极其重要。它更是一个灵魂的问题——当写作者的生命质地改变了之后，无论用什么高超的方法，都追不回从前那样的饱满和真挚，没有了那样不可思议的艺术力量。

今天的人越来越成为室内动物，满足于生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在其中畅游和陶醉。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魄力像过去一样足踏大地，不再那么质朴地跟我们的大自然结合、跟山川大地结合。他们有许多时间用来移动鼠标，满足于光纤的速度。他们越来越没有机会到大山、大海、大河旁边了，也不记得多长时间没有仰望闪烁的、像缀满了钻石一样的星空了。听不到海浪，看不到童年的堤坝和沙滩，这些东西全都消失在记忆里了。这一切只是少年情趣，是往昔的经历？不，它们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一个人没有那种和大自然极其贴近和亲昵的“曾经”，或许是一种极大的缺憾，是不可弥补和替代的至为宝贵的部分。没有少年时期对于天籁的感动记忆，将是另一种人生。从那片天地走出来，走入自己的文学表达，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出生于城市的作家同样杰出，但这些杰出者可能并不缺乏乡村生活，而且往往都拥有非常充沛和饱满的村野情感，在这方面也绝不贫瘠。可以说优秀的都市作家付出了双倍的努力。因为他们一开始没有“土地”，柏油 and 水泥地上不能够生长草木。那个蓬蓬勃勃的世界在另一边，在一片城郭之外。

闹市里最多的是人气。人气旺盛当然很重要，文学主要就是讲人的故事。经历了更多的人、人和人之间的摩擦，会对写作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人的重要见解，人对世界的深刻认识，有时候并不完全发生在人流拥挤之地，它也可以滋生在相对寂寞空旷的地方，在人和大自然相连结的那个地带。

文学能力的形成是一种综合的结果。除了拥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感受，当然直接依赖的还有阅读——这是对范本的学习，是从来不可能省却的一个过程。不过今天与昨天相比，我们大量的阅读时间被更廉价的东西消耗了，不再用在中外经典那儿，而是时尚读物和其他的一些娱乐方面。涌来荡去的印刷品、影视制品、网络文字像浪潮一样不可遏止，冲刷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结果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贫瘠，因为拥围之物理充斥着大量的垃圾，不仅营养贫乏，而且污损严重。

对于一个人来说，某个时期的阅读状况也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责任。因为任何知识人对生活投入的深度，和他对思想与艺术探究的深度都是相似的，具有类似的意义和性质。这里需要深沉的思考和更有内容的关注。这就像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牵挂广大的社会、有没有勇气迈开大步走入现实生活的苦境一样。这当然会是十分不同的选择。说到青年，现在还有多少大学生能利用假期、利用空闲时间走出去，到自己所不了解的城市或农村、到人生的另一些角落里去观察和探究？

时代不同了，在过去，比如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很多人会在假期里为自己制定一个详细的行走计划。他们把这当成了另一种学习的途径和方式，并且认为是极重要的。年轻人常常因为自己所不知道、不曾亲身体验的那些角落而感到忧虑和痛苦，觉得这是人生一课，一定要补上才好。更早的时候，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口号，如今却成为遥不可及的大言了，只会令人讪笑。现在的聪明人、现实主义者太多，他们认为利己主义才是最可以理解的、天经地义的，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到安逸的地方去。

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看，一个人完全躲避了粗粝的现实生活，收获的就只有浅表的艾怨和欢愉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谈到物质生活与艺术的关

系，有人不止一次表达了心中的讶异，说现在有这么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为什么就不能更多地产生杰作？这种设问本身就是空洞和浮浅的，因为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资源，只过分看重了一些表面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某种物质条件之类并没有将强大的精神热能提供给写作者，相反还会剥蚀他们。许多人还对网络寄托了过大的希望，认为它是无所不能的巨大能量场——正源源不断地给艺术创造者补充能量提供能量。它当然会有用处，也具备一点信息和资源的意义，但它却更可能耗损人的创造能力。有人举例说到网络上惊人的文字吞吐量：有人可以一天一万字两万字地写下去，并连续工作一到两年，想一想这是多高的产量、多么巨大的创造力，几百万上千万字早就不再稀奇了。可是这究竟意味着精神的荒芜颓丧还是强盛繁茂？

文学写作只能是苛刻的，它必须是语言艺术。思想和艺术总而言之还是要来自艰辛的劳动和刻苦的经营。即兴的文字快捷地发表到网上，那是与人类写作活动的品质背道而驰的。大部分认真严谨的作品都会有多次修改，一些作家写出的好多片段，特别是开头和结尾部分，改动三四十次是很正常的。即便到了现在，大多数作家还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写在格纸上，因为这样的工作状态更符合运思的规律。只要达不到作家所要求的那种语言的高度，不能充分表达那些微妙的意蕴，修改也就不能停止。

西方发达地区的作家目前还没有过多的网络忧虑。网络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构成的那种挑战，他们还没有充分地感受到。网络上的文字信息扑面而来，它淹没一切，让人有一种阅读的恐惧。可是这一切直到当下，对西方作家还没有构成深刻的触动。因为在他们看来网络完全是一个发表的园地、一个载体而已，这同样需要非常认真和严肃地对待，与我们传统的纸媒并没有什么两样。那种草率地在网络上发表自己文字的西方写作者有没有？即便有也不像我们这样多。

不同族群之间的区别、不同的文化素质的差异，真是令人惊讶。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对文字的敬畏，经营的耐性，要比另一些人大得多。这种执著专一的能力当然还要来自对真理的热爱，来自某种深远的宗教传统。没有这种敬畏，其他的敬畏也就谈不上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网络的危机，有可能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地区所独有的——这当然不一定；但欠发达地区肯定是陷入了更严重的危机，这是无须怀疑的。网络在这里更有可能变成一个垃圾场，这样说大概并非危言耸听。

三

随着一个人阅历的增长，阅读历史的延长，对文学作品的挑剔也会越来越重。好的小说（包括其他书籍）可能在其眼中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一旦找到，它的那种巨大魅力还是会紧紧地把他抓住，令其不可摆脱。于是，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成为最幸福的日子。

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好书？

当然首先还是回到经典。有人听了会不无失望地问：就是那些在教科书中反复被提起的书？是的，就是它们。“那多么无趣啊”——难道这样说的人真的读过、真的进入过它们的世界？难道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书，就一定是深入理解的书？事实上并非如此，而且往往相反——比如屈原，读屈原的作品磕磕绊绊，语言的障碍都不能破除，哪里会有魅力可言、吸引力可言？但是这个遥远的吟唱者忧伤者实在具有不可摆脱的迷人的力量。如果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再把关于他的所有文字都找来，沉入之后，也许也就生出欲罢不能的感受——这是一个神奇的个人世界，它远在我们所能预料和感知的一般的心灵世界之外，如此地生动和奇特，所以才感动和迷住了一代又一代人。

这个奇怪的男人那么迷恋鲜花、迷信君王。屈原的诗章写满了人与鲜花的关系，也写出了不可思议的两个男人的关系。屈原常用的一个词叫“美人”，不停地言说“美人”。他说自己浑身披挂鲜花，栽种了多少亩兰草，喝露水吃落英。他把不好的人比喻成艾草，有一股很重的气味。一个男人的心灵世界如此独特，竟然充斥着鲜花和美人。一个身居高位的男人，忧愤深不见底，牵挂无边无际。他的神游已不在人间，纠缠于山鬼和河神之侧，在幻想中看到的是仙班和天帝的威仪。人世间几乎所有瑰丽的

辞章都被他用尽了，令我们从此怀疑后来人还有什么更好的言词可供差遣、又有谁还敢鼓起勇气步他的后尘。

的确，几千年来有了楚辞这样的绝唱，硬是把中华诗人的吟哦逼上了高八度。而后才有唐诗宋词汉赋。就是这样一个语言的精灵，唯美的精灵，他的巨大的不竭的吸引力在那里，于是后来者只要接近了他，就会像一点铁屑挨上了一块磁石一样，只能被强烈地吸住并微微颤抖——颤抖是因为激动，是激动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比人再奇特再复杂的了——他（她）竟然具备如此的丰富性和陌生感，如此强烈地吸引我们，让我们一代代驻足留连，诠释和吟咏。这样独特的生命是绝对不会重复的，我们进入他的世界越深，越是感到这个世界的阔大和苍茫。

如果一般地读一读了解一下，就会停留在某些耳熟能详的概念里，然后就认为早就熟知了。其实这只是哄骗自己而已。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不是一个符号，甚至不是被反复诠释的那些条目和汗牛充栋的资料。他们是存在于字里行间的、完全靠每个人亲自结识和指认的极其具体的人。实际上越是经典就越是冷寂，为什么？就因为它们在反复的解释中也会变得似是而非——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也实在是更加遥远了。仔细想一想，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使用最好的时间、没有用心灵走近他们。我们也并不知道他们的心灵，因为我们没有使用过心灵。

大多数冷漠经典的人都是一些在门口徘徊的人。人如果习惯了娱乐也就习惯了徘徊。其实真正的娱乐、大娱乐，还是藏在深邃的思想与艺术之中。

我们从写作者的角度谈获取艺术和精神的能量，可以再次比喻为食物的营养——多种维生素和高蛋白自然不会是网络小报和影视荧屏，而是能够展开思想的文字著作。有人可能借此提到“杂食说”，说最好的营养就是各种食物的搭配，最忌讳的就是偏食之类。如果这样的比喻也勉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网络时代已经是太多的零食了，各种快餐几乎全部代替了正餐——可见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获取所谓的“杂食”，而是将无处不在的调味品和味素香精之类尽量回避掉。